

目 录

白朗军的始末记	辜达岸	1
有关白朗活动的点滴情况	襄樊市政协	23
白朗破湖北老河口的经过	夏安伦	26
回忆两湖书院	陈英才	28
两湖总师范学堂概况	朱峙三	38
湖北省立优级师范理化专修学堂	陈英才	47
关于湖北存古学堂的回忆	罗 灿	51
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及甲种农业学校	程荫南 田古泉	57
汤化龙的一生	韩玉辰	63
清末湖北立宪活动中的汤化龙及其他	李猿公	95
清末汤化龙等组织汉口宪政同志会的 情况	王保民	102

护国之役时的汤化龙及其集团	李仲公	106
汤化龙的政治活动及其思想	刘道铿	114
汤化龙与北洋政府	华觉明	132
记汤化龙二三事	卢蔚乾	141
附 录：游美日记	汤化龙	157

关于彭伯勋同志口述《湘鄂战争前因后果》 和《撤销汉口特区管理局的经过》两篇史料 部分记录失实的检讨及订正	湖北省政协文史办公室	174
---	------------	-----

彭伯勋同志对《湘鄂战争前因后果》 一文的订正		174
撤销汉口特一区管理局的经过	彭伯勋	176

白朗军的始末记

辜达岸

一九一三年夏天，正当袁世凯窃国后进行武力统一准备帝制自为，在国内外宣传他是“中国稳定力”的时候，豫西鄂北毗连的山区，突然爆发了农民武装起义。这一次起义的领袖名叫白朗，是辛亥革命后带有政治性的农民暴动。他们的力量不过两万多人，与北洋军阀转战于豫、鄂、皖、陕、甘五省。袁世凯曾动员他的嫡系部队、地方部队二十万人包围追剿，经过两年的时间，白朗军虽然失败，但对维护共和政体、打击袁的独裁统治是起了影响的。这一事件，当时纵然轰动中外，报章杂志纷纷记载，但是实际情况并未弄清。笔者曾听到与白朗、王天纵有联系的夏绍虞（字述唐，河南息县人，日本士官学校第十期毕业，同盟会会员，笔者与之同学，一九一六年我们在山东、东北讨袁军中同事，此人后来在福建被王永泉所杀）谈到一些情况，兹就所能回忆起来的要点写成此文，提供参考。

姓名和身分

白朗本姓白名朗，河南宝丰县人，农民出身，曾在保定住过小学。后来封建统治者把他叫成“白狼”，是由于憎恨害怕而加之于他的诅咒。例如太平天国骁将陈玉成，就被曾国藩诅咒为“四眼狗”，袁世凯称白朗为“白狼”，也无非是这个用意。殊不知事与愿违，袁世凯诅咒“白狼”，反而使人们注意起来，其影响迅速地扩大。各方人士和辛亥起义后被遣散的军人多纷纷参

加，因而很快就成为一、二万多人**的武装力量**。

白朗军采取**避实击虚的战略**，行踪飘忽，日行一百二三十里、使围剿的官军疲于奔命，节节失败。他们用优势兵力袭取城池，所至克捷，因而当时到处谈论白朗军的神奇。又由于有“白狼”这样一个名字，人们就把他形容为各种形像。有的说“白狼”身材高瘦，腿长行快，故叫“白狼”；有的说，他的体格肥大，英气豪爽，武断乡曲，跋扈难制，人们因以“狼”呼之。而日本报纸更说，据确切调查，“白狼”决没有受过高等教育，决没有深邃经历，盖是一个绿林之徒。据夏绍虞说，他奉孙中山的指示，联络鲁豫的民间帮会和武装，进行倒袁、因此他到鲁山与白朗见过面。他说白朗是一个中等身材性情豪爽的人，疏财仗义，颇能得众，对袁世凯的暴虐诡诈，深为痛恨。与之约定进行反袁，慨然许之，互用化名通讯联络，“郅永成”即是与夏通讯用的化名。当时传说白朗叫“白朗斋”、“白永成”，姓“冯”，姓“李”，甚至说他是“回回”等等，都是由其与各方通讯的化名而来。根据他在陕西所出的布告，署名都是白朗二字。

白朗起义后，袁世凯政府陆续发表各方面所捏造的假情报，把白朗形容得像一个千变万化的孙悟空。说他派遣党徒暗赴天津、汉口、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，化装各色人等，进行组织联络，并设立通讯运输站，运回武器弹药，是孙文、黄兴的别动队。

袁世凯当时怀着想做皇帝的鬼胎，匿处深宫，日营于机祥小数，疑神疑鬼。其公报还说广州破获了“白狼”的秘密机关，通令各省严加防范。最可笑的是公报说“白狼之外，还有“黄狼”、“绿狮”，袁居然以大总统的命令飭各省一律协缉。因此就造成了草木皆兵的恐怖气氛。

据夏绍虞说，辛亥武昌起义，吴禄贞计划袭取北京，想联络“中州大侠”王天纵派部队破坏武胜关京汉铁路的隧道，以断攻

打武汉的北洋军的后路，找着与王天纵认识的白朗，给以第六镇司令部联络参谋名义赴王处担任这一任务。所以外间传说白朗曾充吴禄贞的参谋，即由此而来。时王天纵已在豫西为“山大王”，自称为“中原扶汉军大都督”。白朗到王处不久，吴禄贞即被袁世凯派人刺杀，白朗即在王处工作。

背景和酝酿

一九一二年王天纵被袁世凯招降，背叛了起义的初衷。袁授他为陆军中将，派为总统府军事顾问兼北京总稽查官。山寨中有一部分人还认此以为荣，惟白朗坚持反袁立场，领导群众，积极组织，待时而动。

辛亥革命前，河南的驻军只有新军应龙翔的第二十九混成旅和赵倜的毅军十二营。辛亥革命后，北洋军都开到长江各省打革命军，袁世凯为了控制他的桑梓河南，特把他的表兄张镇芳由直隶都督调充河南都督，以为这样可以无虞。殊不知这位表兄是一个公子哥儿，只会搜刮，不会打仗。他假保卫地方为名，组织地主武装，以为镇压农民反抗的工具，藉以搜刮民财，害得河南人民如水益深，如火益热。农民起义已成一触即发之势，白朗军迅速地成长起来，即因于此。

一九一二年春，白朗奔走于临汝、鲁山、郏县、宝丰之间，结识豪侠，组织盟约，渐具规模。经夏绍虞将情况报告孙中山后，孙先生写信给白朗加以鼓励，并指定在上海的凌越（河南人，同盟会员）同志负与之联络责任。白朗于是在鲁山占据了一个山寨为根据地，这时部众已有四五百人，但是武器极感缺乏，不敢大举。一九一二年夏，将宝丰县长的儿子绑去，勒索步枪十支、子弹两千发（宝丰县有案可查）。枪弹到手，即迅速发展。

起义和战略

一九一二年冬至一九一三年春，豫鄂皖等省都裁汰军队，白朗乃派人招收这些被裁的士兵，并千方百计购备枪械，编成大队。由于人数日集日多，度非蜚伏山寨所能生活，乃于一九一三年四月率领三百多人攻掠豫西最富庶的禹州。当时驻禹州的官军约三百人，系赵倜的毅军，闻白朗到，弃城而逃。白朗军入城获长短枪三百支，并掠夺富户粮食财物甚多，载车百辆而归山寨。因此白朗之名震动河南全省，一时闻风来归的不到一月达到一千五百人，携械来投的也不少。

当癸丑二次革命（一九一三年）失败后，河南的进步青年，不甘张镇芳的压迫和屠杀，多投入了白朗军。驻鄂北的湖北第八师季雨霖部，被段祺瑞（时任湖北都督）编遣，其士兵也多投奔白朗。国民党的武装力量虽被袁世凯打垮了，但白朗军却在这个战争中壮大了，至六月已达到一万多人。

白朗准备大举之前，编了一首民歌，歌词说：“好白朗，白朗好，打富济贫，替天行道，人人都说白朗好”。白朗军对政府军喊出了一个动人的口号：“专打官长，不打弟兄”。他打着“公民讨贼军”旗帜，并宣布三项用兵目的：一、驱逐袁世凯；二、建立良好政府；三、友善邻邦。他在布告中说：“奋起垌亩，志在救民”。因此远近震动，许、鄆戒严。

一九一三年六月，大举向南阳地区进军。南阳镇守使郭文魁不敢出城接战，只是猬缩城内兢兢防守。白朗军于是南下唐河、泌阳、桐柏诸县，还南入湖北随县境，在桐柏山建立山寨为第二根据地，因此声名益振。

白朗治军严明，又能与群众相结合。他与官军打仗所使用的战术，是针对官军发财怕死的心理。官军进，则委弃财物于地而退，官军贪财物复惜命，则弃械弹以争取财物而逃。白朗军乘势

反攻，即获大胜，得到军械补充。

白朗军在桐柏根据地休整了一个时期，而官军报告说“被围剿伏匿”，实系谎言，那是他们打了败仗找不到白朗军踪迹的遮羞布。

驰骋于豫鄂边区

白朗起义，打出了反袁旗帜，慌得河南的官吏接二连三地电报袁世凯，要求增兵“剿匪”。这时北洋军大部分调往长江各省，北方几乎无兵可调。袁接到报告后十分忿怒，硬指白朗是黄兴的死党，是国民党的别动队，严令河南都督张镇芳及毅军翼长赵倜剿办，并悬赏五千元缉拿白朗。

白朗所采取的战略是避实击虚，声东击西，行踪飘忽，弄得官军不可捉摸。一九一三年八月，白朗军一万多人突然在信阳的吴家店一带集结，使豫鄂两省的官吏大为震惊。正在调兵遣将进行围剿时，白朗军于二十二日进攻随县未下，乃转攻枣阳，俘掳河南到枣阳的传教士西洋人十三名。九月六日退出枣阳。八日将所俘的传教士释放。十五日攻占新野，十六日占邓县，并分兵占唐河、方城，以一支远袭内乡、西峡、卢氏，以混乱官军视线。十二月下旬以主力攻南阳，南阳镇守使郭文魁不能御，弃城而逃，部下投归白朗者甚多。白朗军掠取粮食物资而去，声势益大。豫鄂两省大为震动、河南都督张镇芳和湖北都督段祺瑞乃会商协剿的办法，然以不明白朗军的动向，加之桐柏山层峦重叠，找不到白朗军踪迹，旷日无功。

一九一四年一月，张镇芳亲至信阳督兵进剿桐柏山区的时候，白朗军主力忽然出现于京汉铁路上的新安店。张镇芳发现敌人从其后方出现，手忙脚乱，督队攻击，经过一度激战后，白朗军乃横越铁路向豫皖边区而去。

驰骋于豫皖鄂边区

一九一四年一月八日与官军在新安店一度激战后，即东向接连攻克光山、潢川、固始等县，在潢川获得县府警察队的步枪四五百支。白朗在潢川扬言，要到袁世凯、张镇芳的家乡项城县洗劫，慌得张镇芳急调袁的干儿子唐天喜旅驰往守备。

一月十一日为了防堵官军由铁路线尾追，乃派一支部队西攻罗山。该县知事韩世琛率队抵抗，正战斗间，闻有官军从信阳来援，白朗乃退至李家墩。二十一日攻占息县，闻信阳官军不敢前进，乃又回军袭罗山，县长以为刚去不会马上再来，弛于戒备，因而白朗军从西门长驱直入，掳掠物资而去。

占领光山的白朗军，在该县停留了三日，乃东向攻固始。该县官民开城欢迎，并未发生战斗。占潢川的白朗军南向攻占商城，踞城三日。湖北都督段祺瑞派北洋军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率一旅堵截，二十三日与白朗军接触。王占元被包围於商城之南，经急调驻麻城的第六旅张敬尧部来援，王才突围逃脱。

河南省是毅军赵倜的防区。袁世凯得报告，知白朗军所经者破，所当者败，未可轻视，乃特任赵倜为“豫南剿匪督办”，责成他收复失地，消灭“白狼”军。

白朗军行踪飘忽，很快就进入安徽境。二十六日攻占六安、霍山两县，各地帮会散兵加入的人很多。六安为介在豫皖的大邑，物产丰富。白朗突然入境，驻六安的安武军营长王传祿率八十人至金家寨抵御，因众寡悬殊，一击而败。六安知事殷葆森望风潜逃，安徽都督倪嗣冲闻信，派帮统马联甲驰援。指挥白朗军的将领为骁勇善战的李鸿宾、宋老年，从六安复陷英山、罗田。马联甲与王传祿有意见，互相观望，坐视白朗军入六安城，焚毁了天主教堂，杀了教士法国人奚凤鸣，长江下游为之震动。

这时帝国主义看到烧教堂杀教士，说这是义和团第二，向袁

世凯表示中国军队无力平“匪”，愿出兵代平。袁气得发布大总统命令，枪毙弃城逃走的六安知事殷葆森，撤换“剿匪”不力的张镇芳，把他的大将段祺瑞由湖北调任河南都督，把他的干儿子段芝贵任为湖北都督，负责剿灭白朗。并将赵倜革职留任，令他戴罪立功。同时指示外交部向各国公使声明，中国政府有裁定匪患的能力，并能负责保护外侨。悬重赏捕获白朗，合计河南、北京两地的赏格由五千元逐步提高到了十二万元。

白朗军进入六安城，时当阴历除夕。白朗下令全军元旦饮宴行乐，鼓乐喧闹，以庆新年。并出布告说“袁氏政府倒行逆施……余欲为官吏，奈余不善钻营，余欲为议员，奈余不善运动”等语，这表白了白朗对袁的痛恨。二十七日晨，白朗即率部离六安，临行时扬言拟攻合肥，实则西折而到金家寨。

是时段祺瑞进驻信阳，与皖鄂两省的官军采取大包围部署，想把白朗军驱至商城一带，以期一鼓而歼灭之。因此，白朗军停留在固始、商城、潢川中间的武庙集、桃树岭、李家山、邵家集一带山地中约有半月。

段祺瑞命第二师师长王占元为总司令，指挥作战。这时，豫鄂皖所调的部队陆续驰至。王占元令其堵住豫鄂、豫皖间的山路，以一部分兵力控置於商城南铜锣关附近，自己率兵一团进入潢川。本拟等到京汉铁路线上的部队调齐后再行同时进攻，适天雨阻滞，部队多未到达指定地点。白朗乃乘机用声东击西之计，於二月二十一日以一部兵力猛攻潢川王占元的驻地，以吸引其注意力。王初以两营接战，即被包围，继将预备的一营也增援上来，损伤很大，惧不敢前。白朗军乃化整为零，分道越过京汉铁路，返回桐柏山区。因白朗军行动迅速，王占元找不到敌踪，竟连电报捷说：“匪已被击败溃散，悍匪李鸿宾督众死战，身受重伤，为其喽罗昇之以辜”。这是无耻的谎言。

白朗军于二月二十三日开始分股突围，折转西进。白朗率主

力以日行一百三四十里的速度，从光山南的山林地帯越铁路西去。其余各股也于二十七日全部越过铁路。时段祺瑞特调俄国飞行家康士坦丁乘飞机到战地上空侦察敌踪，但未能获得真实情况，飞机也损坏了，再不能起飞。段、王的围剿计划顿成画饼。

白朗军突围西去，王占元即电袁报告，大意说：“匪力蹙势穷，决计漫散，首领白朗亦著粗服杂入匪中步行逃走”，占元得报，喜惧交并。总长钧谕有云：“一经会战，即当瓦解，（指段祺瑞的话。段先是陆军总长，故仍称之——笔者）。今日结果，恰如所料。大股既已溃散，分股自无能为……故此可喜。而匪徒狡猾异常，此次必因万不得已，故出此最后之策。一脱官军势力之外，未必不复行啸聚，亦属可惧。”（见一九一五年中华小说界《狼祸始末记》）。

北京政府居然根据王占元的这个遮羞电报，通电鄂、赣、皖、苏四省都督说：“奉大总统令，白朗股匪被剿溃散，白狼杂入溃匪中逃逸，难免不由沿江登轮赴沪。查该匪年约三十七八岁，身肥胖，长四尺，出入时著衣带绿色，首发长二寸许，戴乌色包巾为暗号，仰密仿汉口、九江、安庆以及沿江停轮辖所，加以注意侦察，并悬赏二万元缉拿，务获为要。参谋陆军部感（二十七日——笔者）印”。

由于北京有了这个悬赏缉拿命令，所以弄得到处风雨满城。就在一九一四年三月间，发生了以下的一些离奇的案件。

三月间武昌有四个小孩在湖里游泳，从湖里发现了一支步枪，被侦缉队知道了，将小孩捕去。于是谣言蜂起，说白朗派人在武汉组织童子别动队。都督段芝贵电报北京，袁世凯居然据以密令各省严加防范。

三月间袁世凯看见报上有一篇主张推行总统制的文章，标题为《中央制刍议》，作者为段世垣。袁称赞“这篇文章很好，不知这个姓段的是那一省人”。左右有人回答说：“他是河南人，曾做过国会议员”。袁说：“咱们河南人真不错”。秘书长梁士

治为了迎合袁意，建议派这个人为总统府的秘书，并邀请入府面谈，袁表示同意。任命状发出后，段世垣很久未有与袁见到面。有一天，袁与那个“剿匪”不力被撤职的表兄张镇芳偶然谈到河南人才，袁忽然想起段世垣，说他的文章做得不错。张说：“这是一个老同盟会员”。袁听后大惊失色，派人侦察段的行动。这些爪牙就捕风捉影地报告说，这个人与白朗“军师”另一个国会议员河南人凌越，经常秘密通信。又说他是黄兴派来的炸弹队队长。袁大为吃惊，立刻下令逮捕了段世垣。后来判处了死刑，宣布缓刑。段世垣不知走了那一条门路，又发往军前效力。

段世垣案牵涉很广，他的朋友国会议员河南人林钟英、山东人徐心镜，都因嫌疑被捕处死。同时还有很多人被捕，姓名都未发表。

在捕段世垣的那一天，总统府的秘书马小进忽告失踪。这一件事引起了总统府的大骚动，都疑心有白朗党羽混进府来了。并有人说，在应考的知事中也有白朗的“奸细”。疑神疑鬼的袁世凯，立即命令更换总统府的出入证，严密稽查。

还有一个更离奇的事件，发生在四月间。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，浙江海宁杭辛斋为袁的幕友，有一天与袁漫作戏言，杭笑说：“慰亭（袁的号），你将来必做皇帝”。袁也笑说：“我如果做了皇帝，必先杀你”。当一九一三年袁帝制自为的时候，杭即力谋南下，走到三里店，果然被捕送狱。当杭进监狱时，有一狱囚起而迎接说：“传人到了”。并指墙上早已写就的几行小字叫杭看。杭趋前一视，见写着杭兴斋于某年某月某日被捕于三元店。杭看了大为惊异，请问姓名，坚不说出，只吐出曾为白朗“军师”，一月后必死，愿在死前为之传授易经。杭在狱中即拜师受易。此人究系何人，不得而知，一月后即被杀。杭到袁死后始出狱。这件事是与杭同时入狱山西人苏定成所写《杭辛斋狱中受易》一文中记述的。

当时还有一个谣言使袁世凯大伤脑筋，说张勋在徐州接见了白朗的密使。由于张勋的安武军不是北洋的正规军，素与北洋六镇有界限，袁在不久前把张勋的江苏都督撤掉，给了冯国璋，张怀恨在心。白朗军进入安徽，袁就听到这个谣言。他认为张勋如果发生问题，关系甚大，遂采用以毒攻毒的计划，令张去打白朗军。而张勋也就将计就计，表示接受，向袁提出招兵十营的要求。张勋这一着，倒使袁抽了一口冷气，赶忙派阮忠枢去徐州疏通，叫他不要招兵，同时也不叫他去打白朗了。

段祺瑞为了遮盖自己的无能、围剿失败，向袁夸大白朗军的声势，虚报杀伤人数。袁政府不知羞耻地据之发表公报，综计公报前后所杀伤的人数，不下一百万，而白朗本人也不知被击毙多少次。

折回到豫鄂边区

白朗军在豫皖边区出没的时候，丝毫不把这个威名赫赫的北洋军大将段祺瑞放在眼里。曾有一个时期，他的大本营就设在离信阳段的司令部不远的确山县境嵇砭山。

白朗军由安徽折回时人数已达两万。他们的枪械子弹，多是从政府军的手里取来的。除了在打仗时夺得的外，还有不少的官兵和他们私下打交道，向他们出售枪弹，而以作战损失向上级谎报。

一九一四年二月间，正当袁世凯张皇失措的时候，白朗军又由安徽折回西向。二月二十七日李鸿宾的一股约二三千人，由信阳柳林过铁路后，经过湖北应山县的麻烟市、郝家店入安陆境，直趋随县。三月二日达随县的安居镇、万家店，三日抵厉山镇。是时湖北省当局由于注意白朗军向长江下游发展，把兵力屯於麻城、罗田、广济、黄梅一带，因而鄂北空虚。白朗军如入无人之境。三月七日，白朗率领主力万余人也达到唐县镇、厉山镇一

椿，拟攻随县。因该县防守甚严，乃改道西去。

宋老年的一股约三四千人，由信阳北分批越过铁道，於三月十日直趋南阳转新野，与曾任湖北起义军标统林鹏飞所率的几百人合伙，直逼老河口。

老河口系汉水流域的繁盛商埠，当时驻有鄂军黎天才的一个团，其实在兵力，仅有团长赵某率一营人驻在市区。赵团长贪污嗜赌，不理军事。营长蔡某，当白朗军快到老河口时还在黄州会馆看戏。白朗军离老河口只有三十里时，赵团长才令蔡营长率队前往抵御。此地的商团，因白朗军中鄂军退伍士兵很多，与老河口的商团预先联系，互相谅解，所以老河口不攻而破。赵营纷纷溃散，驻老河口的水警局长罗坤山也将炮艇十余只驶往他处躲避。白朗军于三月八日整队入城，当时所喊口号为“打富济贫”，杀当地教堂教士沙某和教堂西医费某，以一部队伍占领光化县城，知事及各局长闻风都逃走了。一时各县骚动，襄阳、樊城、谷城、均县都戒严起来。白朗军在老河口缴获驻军的步枪百余支，机关枪四挺，子弹数十万发和食物现金甚多。

老河口会议和向陕西进军

白朗军进入老河口后，在那里停留了五天。白朗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，讨论了他们今后的行动和战略，整顿了部队序列。其高级将领多数主张采取流动战，以免被优势敌人包围消灭；中下级干部则主张找一个根据地停下来，暂时采取守势，以免过度疲劳。最后还是决定向陕甘发展的计划，推定白朗为“扶汉军大都督”兼“公民讨贼军总司令”，李鸿宾为参谋长。把部队整编后分为前、中、后三军、军下辖若干大队；推王生岐为前军总司令（王系豫西人，辛亥革命曾任张钫的团长，带领陕军驻在凤翔县，这时率全团加入了白朗军反袁），韩世昌为中军总司令（韩为白朗的得力助手，人们称之为韩大帅），白瞎子为后军总司令（白

系白朗的本家，骁勇善战）。于是军队的序列才具规模。并颁布文告，鲜明地揭出袁世凯窃国祸民、兴兵声讨的旗帜，喊出“打富济贫”、“保护穷苦百姓”，“严禁奸污妇女”等口号。并通过夏绍虞与孙中山切取联络（有一说白朗未有出席老河口会议）。

白朗军决定向陕西进军后，于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三日退出老河口和光化县，向邓县前进，与南阳一带的部队会合於荆紫关、卢氏附近，这是主力。另把鄂豫边区的一部分部队调到均县、鄖阳一带，大举西进。

白朗以“实者实之”的策略，公然打电报告诉袁世凯，说要夺取西安，叫他作好准备。其蔑视袁的态度由此可见。

袁世凯知道白朗军出现于老河口和鄂豫陕边区，又张皇起来，把段祺瑞调回北京，派田文烈继任河南都督（田字焕亭，湖北汉阳县人，北洋武备学堂毕业。袁在小站练兵时曾为幕友，辛亥年曾任清政府陆军部的副大臣），派陆建章为第七师师长兼豫陕剿匪总司令，并加陆军上将衔，令陆赶到潼关，堵截白朗军入陕的道路。

正当这时，袁世凯除调动大军围剿外，并听信风水家的话，仿照明末崇祯皇帝发掘李自成祖坟的办法，派人去找白朗的祖坟，进行发掘，破其风水，免成气候。据谣传，在荆紫关找到了白朗的祖坟，发掘后，不几天项城县十里外黑龙庙袁的祖坟上，忽然发现一面白旗。于是谣言蜂起，说这是白朗的旗帜，准备发掘袁的祖坟报仇。慌得田文烈严令驻项城的唐天喜旅加意防范。

白朗因王生岐驻陕日久，熟悉地形和官军驻扎情况，令其为前驱。王以宋老年为先锋。宋率领二千入于三月十一日夜攻淅川县，该县守军巡防营统领文德阶和知事李某进行抵抗，不支而逃。十三日进攻荆紫关，守该关的官军为田作霖所部之前路巡防第七营，营长郭振才，迎战二小时而败，白朗军遂占领了荆紫关。

白朗以“扶汉大都督”的名义布告说：“去年义师经此（指一九一三年九月十六日派一股攻卢氏时曾经过此地——笔者），秋毫无犯、市廛不惊，商旅安堵，人民亦晓于大义，箪食壶浆，以迎义师，本都督异常欣慰。乃不期此间人民，视恩若仇，俟义军东指，遂发掘我死难士兵之墓，毁其棺木，解其肢体，是残贼人道已达极点。汝等既不以礼义遇人，则安望人以礼义待汝？我军疾恶若仇，好义心切，本拟军至之日，实行洗城，以快公仇，而伸宿愤。本都督悲天悯人，对与本军为敌者允义兵只焚房屋，而赦民命，俾昭炯戒，以使自新。雨露者天之恩也，雷霆者天之威也。天不行雷霆之威，则安知雨露之恩！汝人民当知孽由自作，非本都督之咎也。然本都督终有所不忍，义军所至，勿自惊扰。若济以军火，供以粮食，开门输诚者，一律保护，决不伤其生命财产”。其布告上盖有大印，文曰：“替天行事，照例究办，五福为章，切不可慢，以此作记，各宜勉旃。”

从这个布告看来，白朗军不是像政府所宣传的他们沿途蹂躏人民。事实上，沿途抢劫奸淫、杀人放火的倒是官军。白朗军不是完全没有烧杀，但他们所杀的是贪官污吏、地主劣绅，所烧的也是这些人的房屋财产。

驰骋关中，威胁西安

白朗军占领了荆紫关后，在那里停了三天，部署了西进策略和路线。王生岐于三月二十二日向商南县进攻。该县慑于白朗军的威势，官民都已逃走。白朗军到城时，城门大开，寂无一人。王生岐乃经武关直趋龙驹寨，长驱直入，未受抵抗。驻在商县的官军千余人，前来抵抗，一经接触，即行溃败，返回商县。王生岐分兵数路追至商县城，官军来不及布防，商县即被占领。

陕西都督张凤翔，初以为白朗军系农民暴动，力量不大，不甚介意。继见白朗军入陕，所至克捷，商州各县俱沦敌手，乃慌

忙地调兵遣将，布置进剿，自己亲至蓝田指挥。并向袁世凯打了两个电报，其一说：“拱密，顷据参谋长党仲昭报称，二十二日匪抵商县后，陈旅长树藩率所部马、步、机关枪各营队，由雒南县进攻。匪势不支，随分两股逃窜，大股向山阳县逃窜，其一股仍回窜龙驹寨。遂于二十三日恢复商县，现正向商进剿”。其二说：“拱密、漾日（即二十三日——笔者）收复商县匪已南窜情形业经电呈在案。惟匪踪飘忽，亟宜速剿，当已令飭陈旅长殿卿，率步兵两营由蓝关向黑山前进，李团长必胜带步兵两营继往。令骑兵营长李建有率马步两队，经孝义（今柞水——笔者）向镇安前进，以便夹击。至陕南方面，令驻兴安（今安康——笔者）一营移驻白河，业已抵境。惟调汉中两营，填扎兴安，刻尚未到。由四州夔府调回之支队，四月十日方可抵兴安。刻下镇安兴安一带兵力单薄，甚属可虑。山阳、商南，现不拟驻兵，意在诱匪东向，以便围击”。由此可见陕西当局的狼狈情形。

白朗仍然在陕西境内张贴他的驱袁、建好政府、睦邻三大目的的布告，张凤翔把这一情况报告了袁。袁看了之后，很气忿地提起笔来代之加了一条：~~袁世凯~~春萱为大总统。这是国民党右翼在癸丑~~袁世凯~~及时的一个计策。~~袁世凯~~终认为白朗军与孙中山、黄兴有联系。他这个表示~~袁世凯~~其用意很明显，一方面想打击国民党，另一方面想~~袁世凯~~此~~袁世凯~~搞掉同盟会出身不可靠的张凤翔（字香初，日本士官毕业，辛亥起义都督）。

攻占商县的白朗军王生岐部，拟由蓝田直攻西安。会张凤翔调陈树藩率领部队由雒南进攻商县，同时派兵两团由蓝田堵截，李长阉团进至牧虎关与白朗军接触，未大打，王生岐即引兵转趋孝义及引驾迥。三月底，白朗军分三路进攻，前军王生岐向蓝关，中军韩世昌向大峪口，后军白瞎子向汉中，盖欲牵制官军不暇兼顾，以便进取西安，直窥陇蜀。

袁世凯见白朗军进入关中，声势日大，乃征调所有能调动的

北洋军归陆建章指挥，并令豫、鄂、皖、陕、甘、冀、鲁、川、晋九省的地方部队，约计二十万人会剿，而且令毅军赵倜率队尾追。陆建章将主力部队分两路入陕，一路由陇海铁路观音堂下火车入潼关，一路入武关，均向西安前进，连营千里，刁斗相闻，声势颇为浩大。

这时张凤翔在蓝田指挥作战，令民政长李伯鲁以会办军务的名义负责守西安城。四月二日，白朗军攻克孝义后到引驾迥，直趋西安。西安戒严，市民多登城守夜备战，灯火照耀，如同白昼。适督署前发生爆炸案，死伤数人，人心惶恐。官军在营盘岭大圪口一带竭力抵御，白朗军乃西向郿县而去。

袁世凯见白朗军已到关中，又特派赵倜以兼办陕西军务的名义带领所部入陕助剿，并令四川刘存厚派兵到汉中堵截，令山西阎锡山派兵到晋南防守，尤须注意潼关，令甘肃张广建派兵驻守边界，以防白朗军西窜。

白朗军向汉中的一股，知川军已抵汉中，乃改途北向出西坪口。韩世昌的一股逾秦岭出大峪口，与陕军骑兵第一团交锋，官军败退，乃陷郿县。四月六日，韩世昌、王生岐分攻郿县和周至，防军不支，副官姜玉林带队抵御阵亡，两县俱破。四月八日，白朗军三股会合一起，渡渭河趋武功，破扶风。相传武功县知事某与王生岐曾经共过事，王向之筹军费三万元，知事只送去一万元，王受之并未与之为难。将攻醴泉，陕军陈树藩先期进占该城，乃西向攻乾县，四月十日破之。十一日又北向攻陷永寿，该县民团溃散，知事失踪。适有某富商运银元数万元由兰州到西安，被白朗截获。十四日黎明以主力万人攻入郿县，时城内市民尚高卧未起。十五日分一股攻长武。

白朗在关中各县所出的布告说：“袁世凯盗窃民国，帝制自为，摧残民气，残杀青年……用是奋起义师，申罪讨伐，……天下之大，匹夫有责。秦民风称强武，而又热心爱国，岂能见神奸窃